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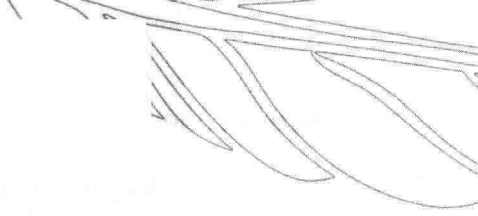
1903年美国畅销小说

罗西夫人的女儿

[英] 玛丽·阿诺尔特 著
赵小军 译

Lady Rose's Daughter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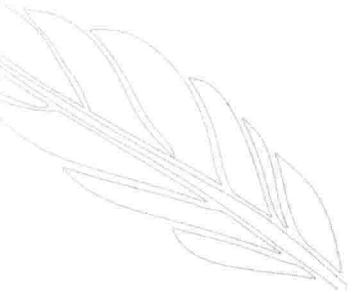


Lady Rosi's Daughter

罗西夫人的女儿

[英] 玛丽·阿诺尔特 著

赵小军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西夫人的女儿 / (英) 玛丽·阿诺尔特著 ; 赵小军译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201-13765-0

I. ①罗… II. ①玛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39467 号

罗西夫人的女儿

LUOXIFUREN DE NÜER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岳 勇
装帧设计  王 烨

印 刷 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5
字 数 27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2-23332469)

致谢词

大卫·詹姆斯(David James)对本书的翻译提供了宝贵的咨询。对此,译者对他,也代表读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!

目录

CONTENTS

第 1 章

— 001 —

第 2 章

— 017 —

第 3 章

— 034 —

第 4 章

— 047 —

第 5 章

— 064 —

第 6 章

— 080 —

第 7 章

— 091 —

第 8 章

— 107 —

第 9 章

— 122 —

第 10 章

— 136 —

第 11 章

— 151 —

第 12 章

— 165 —

第 13 章

— 186 —

第 14 章

— 203 —

第 15 章

— 222 —

第 16 章

— 241 —

第 17 章

— 256 —

第 18 章

— 276 —

第 19 章

— 295 —

第 20 章

— 310 —

第 21 章

— 327 —

第 22 章

— 354 —

第 23 章

— 376 —

第 24 章

— 395 —

第 1 章

— CHAPTER 1 —

“喂，天啊！这不是雅克布吗！德拉菲尔德，我亲爱的伙计，你怎么样？”

说话这工夫是多年前，二月的一个晚上。白鲁顿街的一栋楼前，一位身着晚礼服、上了点年纪的绅士跳下马车，连忙去迎一位年轻男士。他恰好从另一辆马车上下来，走在不远的人行道上。

上年纪的绅士语气中透着喜悦，而迎来的年轻人虽然相当热情，但多少有些随意和克制。

“这么说你回来了，威尔弗来特爵士。我看到通告了，我还以为，你会在巴黎耽搁一阵。”

“在巴黎？不会。我在那里认识的人一半都死了，剩下的也是些不开化的。”

威尔弗来特爵士说着，挽起德拉菲尔德的胳膊，顺着一溜马车，朝着一栋楼房走去。房前大门敞开着，门口聚集着一群仆人。

“不说这个，你怎么样？发财了是不是？”

“就我的经验来看，房地产经纪人的活儿看来就是花别人的钱。”德拉菲尔德微笑着说。

“地产经纪人？我以为你在律师所。”

“以前是，但没人代理。我表兄把他的艾塞克斯地产交给我管。我喜欢乡村，一直都喜欢。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接受这份差事。”

“怎么，给公爵干！你这家伙真走运！有正常收入，没有操心事。我估计给你的报酬也不错吧？”

“报酬嘛，是不错。”德拉菲尔德平静地答道，“你这当然是去见亨利夫人吧？”

“是啊，这不到了。”

一队仆人在门口等候着。威尔弗来特爵士停下脚步，低声问：“她怎么样？身体完全不行了？”

德拉菲尔德犹豫道：“她视力越来越差，主要问题当然是体弱。她现在在家，和平常一样，每天晚上见几个人，周三见的人最多。”

“她还是自己一人，有什么亲属来照顾？”

“亲属？所有的亲属她都讨厌。”

“除了你以外！”

“是啊！除了我，她对谁都好！”德拉菲尔德一脸无奈，刚才的笑意消失了，“你不是她的托管人之一吗？”

“目前是，是唯一的一个。在伊朗的时候，律师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。亨利夫人自己没给我写过任何一封有用的信。实际上，我几乎有一年多都没她的任何消息。今天早上我从巴黎赶来，问了一圈，看她是否会在。瞧，我这不来了。”

德拉菲尔德垂下眼睛，说：“是这样，有一个女士和她在一起，已经有两年多了。”

“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去年西斯维特老夫人告诉过我。那位小姐的名字是不是朱莉·勒·布莱顿。她是不是就是给亨利夫人念书、代笔、写信一类的事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这类事。”德拉菲尔德犹豫了片刻，“是不是下雨了？”

“要打扰一下这些人了！”他领着威尔弗来特爵士，横穿过仆人的队伍，一起登上了台阶。不过门前来客不像梅菲尔区那样总是摩肩接踵，楼里派对并不“拥挤”。女主人有言曰：开门接客的主要目的不是引来乌合之众，而是把他们挡在门外。

“这房子挺不错。我还记得你舅舅翻修这房子的时候。之前我记得他母亲公爵老夫人住在这，还带着一群牧师。”威尔弗来特爵士四下环视，说，“我发誓，从伊朗回来，伦敦闻起来哪儿都香！”

威尔弗来特爵士把灰白的头发向后一甩，打量着灯、房、来客，好似一只敏感的狗在嗅熟悉的气味。

“你是刚回来。”德拉菲尔德笑着说，“那你就留下别走了。”

老外交官威尔弗来特爵士停下脚步。

“我的好伙计，站在楼梯上最高处的人是谁？”

二人前面有几个客人上楼，更多的人在下楼。楼梯的尽头站着一个高个子黑衣女子，迎来送往。

德拉菲尔德向上望去，悄悄地说：“那就是朱莉·勒·布

莱顿小姐。”

“由她来迎客？”

“她负责安置客人。亨利夫人一般待在客厅内，她一次见不了很多人，由朱莉来安排。”

“我不记得亨利夫人这么需要人扶持。”威尔弗来特爵士喃喃地说，口气有些惊异。

“当然只是健康角度考虑，除此以外你不会发现有太多变化。”

“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朱莉·勒·布莱顿小姐？”

二人走近那个女人。她高挑身材，容貌非凡，让老爵士目不转睛。她不美。难道这真是他的第一印象吗？她的颧骨过于显著，下巴和嘴过于强壮。然而皮肤白净细腻，头部和脸部仿佛黑白有致的画作，整个人活泼有生气。这些不美吗，或者比美还美？说到眼睛、头的姿态、秀美的头发，有维基·勒·布伦^①女士之风。看到如此打扮的女人，威尔弗来特爵士的目光已经停不下来，某种更为生动、更为精湛之物，某种活泼与浓烈之甚，让威尔弗来特爵士这样的旁观者在一见到她，就难以说出喜欢还是不喜欢。

“朱莉·勒·布莱顿小姐，这是威尔弗莱特爵士。”雅克布·德拉菲尔德给他们做了介绍。

“她是法国人？”老外交家心里隐约觉得，“我是否在哪里见过她？”

“你是亨利夫人的一个老友，是吧？常听她说起你。”朱

^① 基·勒·布伦 (VigéeLe Brun Marie Elisabeth Louise, 1755—1842), 法国女画家。

莉嗓音不高，却令人舒坦，“亨利夫人会开心的！”

“你真会猜。我们的确是老朋友了，也是老熟人。”话音刚落，威尔弗来特就为自己语气中一丝呆板感到惭愧，“很遗憾听说亨利夫人在我离开英国以后，越来越要依赖他人帮助。”

“亨利夫人要小心不能累着。一次只能进去几个人见她，多了受不了。”

“依我看，我们夫人再一个本事就是知道要什么。”

德拉菲尔德低声戏谑地说，加上和朱莉之间眉目传情，更让威尔弗来特爵士暗觉意外。

他赶忙对德拉菲尔德说：“雅克布，去告诉夫人，说我来了。”

“当然，要是朱莉小姐让我去的话。”德拉菲尔德语气一变说，“啊，女公爵来了。”

朱莉带着威尔弗来特爵士离楼梯口没几步，忙转过身。一个小巧玲珑、步态优雅、浑身钻石闪烁的女人，独自走上楼来。

“我亲爱的，我觉得我应该过来看你一眼。可弗来迪说，我必须到无聊的外交部去见他。”她对朱莉热切伸出双手，“所以我只能待十分钟。你怎么样？”

接下来她放低了说话声，几乎是在耳语，但还是传到了威尔弗来特的耳朵里。“……着急死了？”

有片刻时间，朱莉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，然后笑着，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。

“明天你到我这里来，行吗？”女公爵依然压低嗓音。

“我恐怕走不开。”

“我才不信呢！亲爱的，你需要点新鲜空气，活动活动！雅克布，你能盯着她出来？”

“不，我办不到。”德拉菲尔德转过身说，“女公爵，你还记得威尔弗来特爵士吗？”

威尔弗来特爵士微笑着说：“如果她不记得的话，她就是没良心的教女。她虽然是你的表妹，可我比你先认识她。”

年轻的女公爵一惊，转过身。

“威尔弗来特爵士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女公爵把细瘦的双手放到他的手里，对着父亲的老友倾诉着惊喜的问候。声音、手势、话语都那么可爱，表现得训练有素，还有一丝敷衍。阅人无数的威尔弗来特爵士当即察觉到女公爵态度的变化。在礼节性的问候之后，女公爵撇下他，跑到了朱莉那里。

“你今天下午没能来，太有意思了。我想让你看看那个美女跳舞，她可爱极了！加拿大姑娘来唱了歌。她的嗓音很好听，可这个人有些叫人讨厌！和她我无话可说。来说说十六号的音乐会吧。我说，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找个角落谈谈？”女公爵神情不满，环视着二人刚走入的华丽客厅。

“你别忘了，亨利夫人不喜欢角落。”朱莉笑道，语气巧妙随意，含着暗示。威尔弗来特爵士又一次把好奇的目光对准了她，同时还捕捉到女公爵对她回话的不耐烦。

朱莉忽然朝威尔弗来特爵士转过身说：“蒙特莱索先生要走了，我估计他现在要去外交部。现在是见亨利夫人的机会了。”

威尔弗来特爵士朝客厅深处望去，看到大名鼎鼎的作战部部长蒙特莱索先生慢慢地走过不算拥挤，但人也不算少的房间，一路上不停地和客人打招呼。蒙特莱索先生身材健壮，比一般人高，铁灰色的头发，皱纹深重的面孔，黑黝黝的眼睛中透着一种霸气。而另一方面，他眼睛不好使，配上过度工作造成的驼背，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被权力所耍弄束缚，是市侩中的一个斗士。

“晚安，亲爱的夫人。我该走了，要去和政府的那些畜生们干仗去了。糟是不会太糟。”

说着，蒙特莱索先生和朱莉握手话别，并对女公爵投以微笑，“女公爵，都很好吗？你也躲不过这一战的！”对二人，他都流露出戏谑般的亲密。

“你觉得亨利夫人怎么样？”朱莉压低嗓音问。

“很好，不过有些不高兴！她总是骂我，已经把我骂得体无完肤了。”蒙特莱索先生说。

“喂，威尔弗来特爵士！很高兴见到你！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我估计，在外交部也许会见到你。”

“我过会儿到那儿去。”威尔弗来特爵士说。

“我现在去不了。如果你有空，明天和我一起吃饭怎么样？那就这么定了。好极了。”这位部长说，“朱莉小姐，把威尔弗来特爵士送进去！他是新来的，让他进去吧。”

蒙特莱索先生咧嘴笑着，用肩示意身后的客厅深处。穿过另外两人中间，刚好能模模糊糊看见一个老女人坐在轮椅上。

“主教该走了。”朱莉笑着摇头说，“我告诉过他不要待

太久。”

“他不会多待。亨利夫人不在乎他是谁,就和不在乎我头上的白发一样。她刚刚给我昨晚的演说打了分!好啦,晚安,尊敬的女士。你心情是不是好点了?”

蒙特莱索先生一边和朱莉说着,一边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她,既友好又真诚。紧接着威尔弗来特爵士被进来的一群人挤到一边,听到了蒙特莱索先生喃喃的说话声:“如果有什么事来找我,任何时间都行!”

朱莉撩起美丽的眼睛看着他,目光中充满着感激。

“五分钟前,我还把她看得很单纯。”威尔弗来特爵士一边挪动着,一边自言自语着,“对一个陪伴女郎来说,这个年轻女人真可以说左右逢源。可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她,或者酷似她的人?”

他停下来朝四周看了看,尚未决定加入哪些人的交谈。客厅是在上个世纪镶上了木板,富丽堂皇的装潢显示着主人的审美观,而这只有英格兰的少数富人才具有。通往内室入口处的四方厅内,两边各挂有庚斯波罗^①的绚丽油画,画中人物衣着优雅。罗尼^②创作的金发女孩儿,正从镶板上向下俯视。一幅范·戴克^③创作的穿袍子的僧侣的油画挂在另一面墙的中心,对面是庚斯波罗的画。幅幅均是名画,世世代代都和德拉菲尔德的家族名字联系在一起。往下看,地毯上摆放着18世纪精美的家具,多是绚丽的意大利样式,经

① 庚斯波罗(Thomas Gainsborough, 1727—1788),英国画家。

② 罗尼(George Romney, 1734—1802),英国肖像画家。

③ 范·戴克(Sir Anthony van Dyck, 1599—1641),佛兰德籍,巴洛克画家。

过时光的打磨，变成了一种脆弱、凋谢的美。客厅巧妙地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区域，鲜花为说私房话提供着掩护或者给美人们做陪衬。客厅内灯光柔和，空气温暖而轻盈，快乐的嗡嗡声此起彼伏。总的印象是，一种亲密与愉悦，一种真实的社交娱乐，仿佛营造出一幕动人的场景。

直到被临近的一组人发现，喧闹着被拉进去，威尔弗来特爵士都在观察朱莉：她在房间里奔走，身后跟着年轻的女公爵。无论朱莉走到哪里，都迎来了微笑、恭敬和热切的关注。此一处或彼一处，她做着引导，重新组合小组，移动着座椅。她眼观六路，无人不识。她的规则看似权威而且受人欢迎。接着朱莉受人之邀坐了下来，如同威尔弗来特爵士在交谈间歇中察觉到的一样，她成了客厅中最活跃圈子中的领袖。女公爵优雅地把胳膊放在朱莉椅子的后面，笑着聊着。在她的脚下，两个穿着纯白色裙子的年轻姑娘，坐在巨大的镀金脚凳上。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加入她这一群，围绕着她，或坐或站。处在人群中央的朱莉，一头黝黑的头发，身材修长高雅，修长得几近衰弱。她相貌之奇特，手势之活泼，声音之甜美吸引了大半个厅里的亨利夫人的“伙伴”。

接着远处有人走动。一个身穿齐膝短裤，脚登银扣鞋的男人出现在客厅里。朱莉赶忙站起身，朝他走去。

“主教谈得没完没了。”一位老将军对威尔弗来特爵士说。“朱莉小姐找你来了。”

威尔弗来特爵士站起来，顺从地对着朱莉一笑。他跟在她身后进入房内女主人的领地。他问道：“和亨利夫人在一起的那两个人是谁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一位是梅尔迪斯博士，

另一位是谁？”

“另一位是沃克沃斯上尉。”朱莉说，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沃克沃斯——沃克沃斯？当然认识，他在马赫苏得战役中表现非凡。但怎么这么快就回家了呢？”

朱莉含糊地一笑。

“我猜他因伤在家。”朱莉说，态度一下子克制而谦和起来，正如威尔弗来特爵士在她身上已经观察到的。虽然外表谦逊，但风格却是当家人的口气，并且了然于胸。

“他和部里要过什么东西！我记得这个人。”威尔弗来特爵士想说但没有说。

二人进入了内间。亨利夫人四下看着。满脸皱纹的脸，现在苍白得如羊皮纸，一缕愉悦的光芒在眼中闪动，急剧、强烈、毫无保留之意。

“威尔弗来特爵士！”

亨利夫人身体摇动，好像要从座位上站起来。但威尔弗来特爵士的手势，还有她自身无力，让她无奈地坐下。

“这么说，好运来了！”说着，她把双手放到他的手里。“今早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就有预感，有什么好事要来。果然就收到你的信。你坐下，你认识梅尔迪斯博士吗？他总爱吵架。沃克沃斯上尉，这是威尔弗来特·巴瑞爵士。”

方头方脑，戴着眼镜，被称为梅尔迪斯博士的记者，和新到的威尔弗来特爵士寒暄着，热情却淡然。对他来说，一天里总是大事小情不断。亨利夫人另一头的男人站起来，弯腰鞠躬。他英俊苗条，动作中有种冲动；一头卷发，漫不经心而随意。威尔弗来特爵士感到意外，他期待的是另一类人。